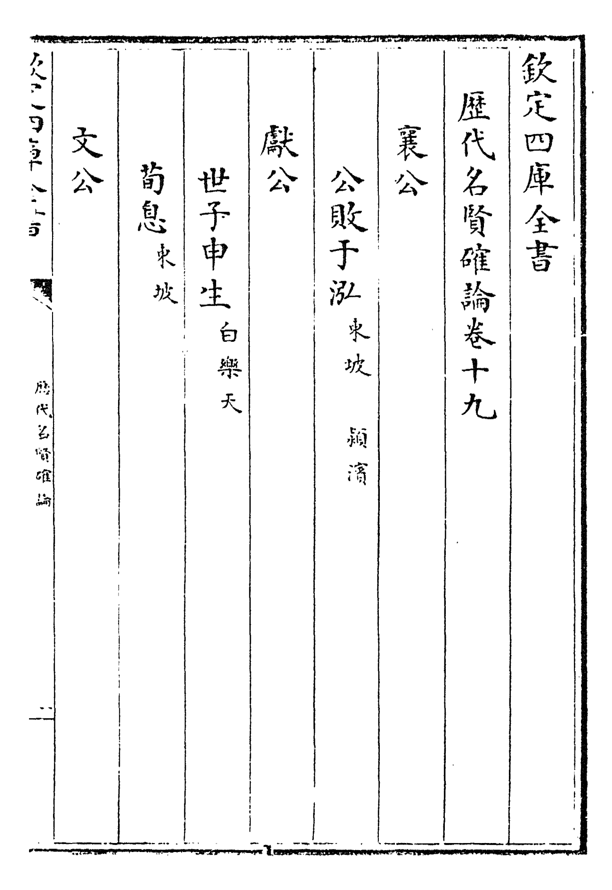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十九

襄公

公敗于泓 東坡 潁濱

獻公

世子申生 白樂天

荀息 東坡

文公

守原　柳州

文公霸　柳州

厲公

士燮　東坡

悼公

智罃趙武　潁濱

平公

叔向　潁濱

智伯

智伯之亡 柳州 盈公

通論

文公悼公 穎濱

晉之故封 柳州

公敗于泓

東坡曰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如此之嚴

而盡也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于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于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于敗績宋公之罪盖可見矣而穀梁傳以為桓文之師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辨宋襄公非特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耳齊王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

無罪而就死地夫舍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也而孟子與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鄫子用於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猶不忍而宋公滅一國君若犬豕然此而忍為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敗國衂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紾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饑于壺飧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忍于鄫子而不忍於重傷二毛此豈其情也哉桓文之師存亡繼

絕猶不齒于仲尼之門況用人於虐鬼以求霸而謂之王者之師可乎使鄫子有罪而討之雖聲之諸侯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為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穆獲晉侯且猶釋之而況敢用諸淫昏之鬼乎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也襄公以諸侯可以名得而王莽以天下可以文取其得喪大小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則不能損宋襄公之虐其抱孺子以泣則不能蓋王莽之篡使莽無成則宋襄公

襄公得志亦一豢也古人有言曰圖王不成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事則其敗猶足以當桓文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特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以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身死而論之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穎濱曰宋襄公欲求諸侯與楚人戰于泓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以此兵敗身死而公羊嘉之以為文王

之戰不過于此余竊笑之夫襄公凌虐小國至使邾人用鄫子于次睢之社雖桀紂有不為也乃欲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為文王不過亦甚矣哉夫堯舜文武其所以自為者至矣始于其身而終至于其室家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夫是以干羽可以格三苗因壘可以服有崇不然將敗折自救之不暇而況以服人哉嗚呼儒者不原本末而惑于虛名將以杯水勝輿薪之火悲夫

世子申生

白樂天曰晉侯以驪姬之惑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晉人謚為恭世子載在方册古今以為然居易獨以為不然大凡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棄嗣于非禮不可謂道受命于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謚曰恭不知其可若垂之來代以為訓戒居易懼後之

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奔走之將欲商推敢徵義類在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既克諧瞽亦允若申生父之昏姬之悉譏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心以至誠雖申生孝不倖於舜而獻公之頑亦不逮于瞽盍以烝烝之乂俾不格於姦乎故咎之始形則齊慄祗載而爲虞舜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兆則讓位去國爲吳太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遠害爲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義不

祗陷父于不德不慈負罪被名以至于死臣子之道不其慼歟夫以堯之聖書美曰允恭舜之孝書美曰温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稱乎周之衰也楚子以霸王之器奄有荆蠻光啓土宇赫赫楚國由之而興謚之為恭猶曰薄德今申生狥其死不顧其義輕其身不圖其君俾死之後弑三君奚齊卓子懷公殺十有五臣荀息里克丕鄭祁舉共華賈華叔堅騅顓纍虎特宫山祁慶鄭狐突瑕生郤芮賓啓禍

先大亂晉國則楚恭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如此
異德同謚無乃不可乎左氏修魯史受經于仲尼蓋
仲尼之志丘明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小大莫不微婉
而發揮焉至于申生之死也之謚也略而無譏何其
謬哉何以覈諸且仲尼修春秋明則有凡例幽則有
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
以貶之故書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
晉侯且名太子者蓋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

於不義也以微旨考之則仲尼之明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呼先王之制謚豈容易哉盖善惡始終必褒貶于一字所以彰明往者而勸沮來者故君子于其謚無所苟而已矣繇是而言則恭世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荀息

東坡曰荀息疑於忠者也其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道没又成其邪志而死焉荀息而爲忠則凡忠於盗

賊死於私暱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不然則荀息孔父之徒也可得而名哉春秋不與荀息之為忠也推此而往則凡天下之得為正者庶乎不濫矣

守原

柳州曰晉文公既受原于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

不公議于朝而私議于宮不慱謀于卿相而獨謀于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于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

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册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問舉非失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如此況問與舉又兩失之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之義

文公霸

柳州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橐括齊宋曹衛解裂

魯鄭震恐定周于溫奉册受錫夾輔糾逖以為侯伯
齊盟踐土低昂王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
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
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達禁止一
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筴文焉馳軒車出入環連
貫于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
有職禽牢餼饋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
好賦揖象畢出犒勞贈賄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

小戎鍾鼓不寧以討不恭車埒萬乘卒半天下鼓之則震蹄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驩虞以奉其上故其民至於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

士變

東坡曰料敵勢之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師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

臣也鄢陵之役楚師壓晉軍而陣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曰子反殞命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弑胥童死欒書中行偃幾不免于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資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夜光之珠明月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況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

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銳于立事忽于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天欲亡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翫其寇讎而侮其人民至于亡國殺身不悟者天絶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爾所得者微故所用者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喪其所守哉侈心一動物極而不能返家破身

困復欲治其故業豈可得耶由是言之一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于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于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足以為國之

强弱而國之强弱足以為治亂之兆蓋有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勾踐以伯黄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彼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于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于死而不免于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于趙宣子遠矣

智罃趙武

穎濱曰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其義多于晉文公然桓公没而齊亂其後不能復霸文公子孫世為盟主二百餘年與春秋相終始其故何也雖襄公悼公之賢齊所無有然其所以保霸業而不失者則有在矣伯者之盛非能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而能不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耳文公之後前有智罃後有趙武皆能不用兵以服諸侯此晉之所以不失霸也悼公

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其勢足以舉鄭而卻楚晉之羣臣中行偃欒黶之徒欲一戰以服楚者衆矣惟智罃為中軍將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三與楚遇皆遷延稽留不與之戰卒以弊楚而服鄭此則智罃不用兵之功也悼公死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屬任趙武武嘗與楚屈建合諸侯之大夫于宋以求弭兵趙孟于此有仁人之心二焉方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將以襲武武與叔向謀之叔向曰以信召

人而以僭濟之人誰與之安能害我武從其言卒事
而楚不敢動將盟晉楚爭先叔向又曰諸侯歸晉之
德也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武亦從而先之
此二者非仁人不能何也人將衷甲以襲我我亦衷
甲以待之此勢之所必至也不幸不勝無可言者雖
幸而勝晉楚之禍必自此始晉為盟主嘗先諸侯矣
晉未失諸侯而楚求先之若與之爭楚必不聽晉楚
之禍亦必自此始然此二者皆人情所不能忍也忍

之近于弱不忍近于强而武能忍之晉楚不爭諸侯賴之故吾以為武有仁人之心二焉凡晉之所以不失諸侯而趙氏之所以卒興于晉者由此故也春秋書宋之盟實先晉而後楚孔子亦許之

叔向

賴濱曰樂王鮒言于君無不從欲為叔向請以其同也棄而不應祁大夫老矣無位于朝以其覺也知其必為已言何其明哉不然晉楚之際亦多故矣同盟

有衷甲之變交聘有司宮之禍苟明不足以應之身被其辱而國被其害可勝言哉當平丘之會齊人不服叔向詰之以禮威之以衆攘臂而仍之僅乃得之嗚呼殆哉彼不幸而仕于衰晉蓋不得已而然歟

智伯之亡

柳州設漁者對智伯曰智氏既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瑶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

問馬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于河中今漁于海今主
大茲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
臣之漁于河有魦鱮鱣鰋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
日收者百焉臣以為小去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鮪焉
夫鮪之來也從鲂鯉數萬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
其饑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為螭龍
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鰭秃翼顛倒損踣順流而下
究委冒懵環抓淑而不能出嚮之從魚之大者幸而

啄食之臣亦徒手得馬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鮫逐肥魚於渤澥之尾震動大海簸掉巨島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勇而未巳貪而不能止北蹙于碣石槁焉嚮之以為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馬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於是舍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巳言其端矣始

晉之侈家若欒氏祁氏郤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嘗裂而食之矣是無異魦鱮鱣鰋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為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矣脫其鱗鱠其肉刳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鯤鮞遺胔莫不備俎豆是無異夫大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吞范中

行以益其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饜驅韓魏以為羣鮫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于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處於晉陽其目動矣而主乃傲然以為咸在机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段規怨深而造謀主之不寤臣恐主爲大鯨首解于邯鄲鬣摧於安邑胃披于上黨尾斷于中山之外而腸流于大陸為螻蟻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

懼不然主之勇力强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悦然終不寤于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溫公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强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

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疎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遺于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于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

國為家者苟能審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文公悼公

頼濵曰晉文公辟驪姬之難處狄十有二年奚齊卓子相繼戮死秦晉之人歸心焉文公深信舅犯而待之若將終焉者至于惠公起而赴之如恐不及於是秦人責報于外而里丕要功于内不能相忍繼以敗滅内外絶望屬于文公然後文公徐起而収之無

尺土之賂一金之費而晉人戴之遂霸諸侯彼其處
利害之計誠審哉夏商之衰湯文王皆起于諸侯積
德深厚天下歸之不得已而後應故雖取天下無取
天下之患其後皆數十世若文公德雖未足而待其
自至庶幾王者之事也是以主盟中夏幾二百年其
功業與齊桓等而子孫過之遠甚夫豈非其積累之
有厚薄故耶晉悼公之復霸也與楚爭鄭三合諸侯
之師未嘗一與楚戰卒以斃楚而服鄭蓋古之善用

兵者皆不以戰屈人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方鄭之未服也中行偃欒黶皆欲以戰勝楚惟智罃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遷延稽留而楚人自敝不較而去不然二子將為先縠而罃將為林父如罃可謂知兵矣

晉之故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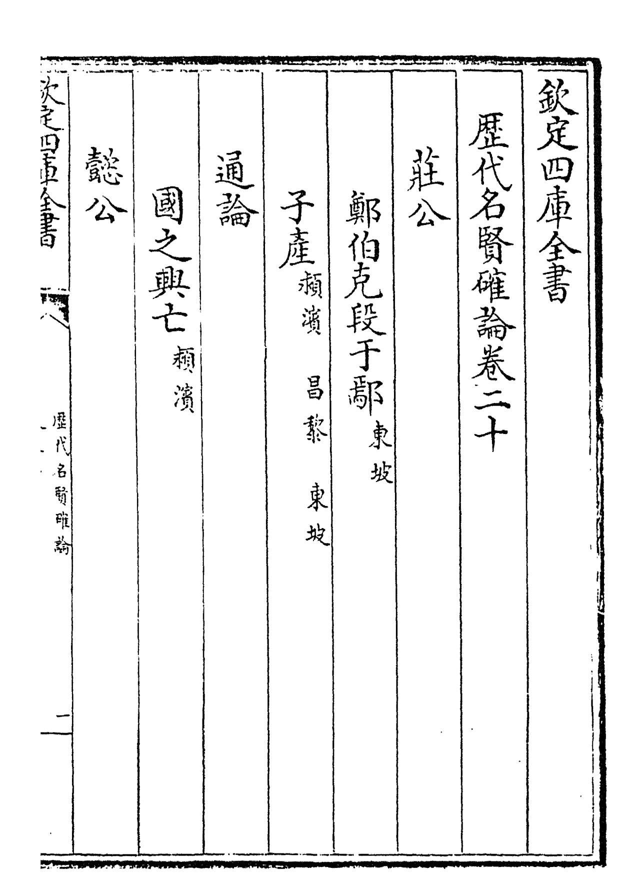
柳州曰晉之故封太行掎之首陽起之黃河迤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淵景霍汾澮以經其壖若

化若遷鈎嬰蟬聯然後融為平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馬其高壯則騰突撐拒聳峙鬱怒若熊羆之咆虎豹之嘷終古而不去攫泰搏齊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卵就壓振振業業覷闚蹀戶惕若僕妾其按衍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鳶之翔舞洄水之容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介西鄙衝奔太華運

胕東指混潰后土漬濁麋沸鼉鼊詭怪于于汩汩騰倒軼越委泊涯涘呀呷欲納摧雜失墜其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努風撼頷于巉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摧拔湔泙洞踏者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轤之所負橦檣之所御鱗川林壑雲遁雨瞬目而下者榛榛沄沄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吴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為榮觀顯大也吴起

所謂在德不在險皆晉人之藉也

歴代名賢確論卷十九



歷代名賢確論卷二十

莊公

鄭伯克段于鄢　東坡

子產　潁濱　昌黎　東坡

通論

國之興亡　潁濱

懿公

許穆夫人賦載馳 鄭獬

靈公

祝鮀之佞 東坡

出公

世子蒯聵 孫明復 穎濱

季路 穎濱

鄭伯克段于鄢

東坡曰春秋之所深譏聖人之所哀傷而不忍言者

三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而父子之恩絶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夫婦之道喪鄭伯克段于鄢而兄弟之義亡此三者天下之大戚也夫子傷之而思其所以致此之由故其言尤爲深且遠也且夫蒯聵之得罪於靈公逐之可也逐之而立其子是召亂之道也使輒上之不得從王父之言下之不得從父之令者靈公也故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蒯聵之不去世

子者是靈公不得乎遂之之道靈公何以不得乎遂之之道遂之而立其子也魯桓公千乘之君而陷於一婦人之手夫子以為文姜之不足譏而傷乎桓公制之不以漸也故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言其禍自公作也段之禍生於愛也鄭莊公之愛其弟也足以殺之耳孟子曰舜封象於有庳使之原原而來不及以政孰知夫舜之愛其弟之深而鄭莊公之賊也當太叔之據京城取廪延以為已邑雖舜復生不

能全兄弟之好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而不曰鄭伯殺其弟段以爲當斯時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夫婦父子兄弟之親天下之至情也而相殘之禍至如此夫豈一日之故哉穀梁傳曰克能也能殺也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不稱弟不稱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也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嗚呼以兄弟之親至交兵而戰固親親之道絕巳久

矣雖緩追逸賊而其存者幾何故曰於斯時也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然而聖人固不使至此也公羊傳曰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而又區區於當國内外之言是何思之不遠也左氏以爲段不弟故不稱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求聖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取焉

子産

昌黎子産不毁鄉校頌曰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

相國人未知其敎遊于鄉之校衆口嚚嚚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繼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旁暢交通施及無垠於乎四海所以不理者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頻濵曰子產為鄭不以禮法假人凜乎其不可犯也將死戒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寛服人其次莫如猛火烈人望而畏之則鮮死水弱人狎而翫之則多死故寛難子太叔為政不忍猛鄭國多盜然後悔之由此言之子產豈徒寛惠者哉然孔子之稱子產惠人又以為古之遺愛儒者由此言之故孟子言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以為惠而不知為政甚者又曰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教

也此皆非子產之實蓋惠而愛人無禮法以將之則有所不行若子產則以禮法行惠者也孔子之說云爾

東坡曰子產為鄭作封洫立謗政鑄刑書其死也教太叔以猛其用法深其為政嚴有及民之近利而無經國之遠猷故渾罕叔向皆譏之而孔子以為惠人不以為仁蓋小之也孟子曰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惠而不知為政蓋因孔子之言而失之也子產之

於政整齊其民賦完治其城郭道路而以時修其橋梁則有餘矣豈以乘輿濟人者哉禮曰子產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此又因孟子之言而失也

國之興亡

顏濵曰鄭之諸公桓武之後推莊公為賢然其為人喜權而任數桓武之風衰焉叔段之亂諸大夫皆欲早為之所莊公之明足以制之然釋而不問俟其惡成而後加之以大戮此非不忍於弟蓋忍之至也孔

子深探其心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而丘明謂之鄭志葢謂此也周平王桓王貳於虢公莊公旣質王子取麥禾矣則又率齊而朝之伐宋而說之政不可得於是兵交中原射王中肩嗚呼其忮心發於中卒不可得葢如此鄭自莊公始畏楚穆襄之後無歲不被晉楚之兵子駟子展為政不知所出惟其來求者與之鄭幾於亡及晉悼公三帥諸侯以斃楚師不能爭而子產受之以禮自固雖晉楚之暴不能加焉詩云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又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吳季札過鄭謂子產政將及子子爲政必愼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子產用之鄭復以安如季子可謂知務矣

許穆夫人賦載馳

鄭獬曰衛懿公夷於狄戴公捃其餘而虜之漕許穆夫人其妹也許孱不能救覬它諸侯有爲衛憂者亦亡有也且將衛而不可於是賦載馳之五章其言哀深以傷往反而盡究邅之不泄計獨窮於此耳於時

諸侯裂天子土捍夷狄暴亂者國相踵也環拱而睨之卒不肯一枉臂起以植衛者俾夫人之懇懇不已而屢言之嗚呼彼誠男子耶不少有激乎率易以失人心則周孰有併國哉無秦可也後二年齊桓公始城而完之吾知其有發矣雖然吾獨憫其女子而有有憂亡國心彼冠冕而藩天下者尚且施施而安歟噫其亦足羞矣乎

祝鮀之佞

東坡曰祝鮀治宗廟孔子謂衛多君子靈公雖無道而不喪者子魚與數君子之力也左氏亦記其賢決非佞人葢古者以佞爲才智之稱故自貶則云不佞宋公子朝預於南子之亂非其意也使其不從必不免於禍故孔子哀其不幸曰有子魚之智而後免子魚之智史不得其詳矣然吾觀臧武仲之所以免齊侯之難意其若此也歟

世子蒯聵

孫明復曰正名者傳嗣立嫡之謂也為國之道莫大於傳嗣傳嗣之道莫大於立嫡所以防僭亂而杜篡奪也用能尊統傳緒承承而不絕故子路問於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以靈公無道不能先正厥嗣以靖其國卒使蒯聵父子爭立以亂於衛故對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謂諸此也何以辨諸按

春秋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蒯聵出奔宋者蒯聵有殺母之罪懼而奔宋也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者靈公既死蒯聵爲輒所拒不得入衛也且蒯聵有殺母之罪懼而奔宋靈公固宜即而廢之擇其次當立者以定嗣子之位也靈公不能先定嗣子之位故使公子郢得立輒于後以亂於衛夫蒯聵者靈公之子也輒者蒯聵之子也輒既立則蒯聵無以立矣蒯聵無以立

則必反而爭其國既反而爭其國則輒必拒之輒既拒之是棄其父而立其子教其子以拒其父也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邦國之大經也彼則棄其父而立其子教其子以拒其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禽獸之道也人理滅矣是故蒯聵出奔宋納于戚春秋皆正其世子之名而書之者惡靈公而不與輒也惡靈公者惡其不能正厥嗣以靖其國不與輒者不與其爲人子而拒其父也或曰若蒯聵者獨無惡

乎曰蒯聵有殺母之罪當絕反而爭其國是為簒國故經書納焉納者簒辭也孰謂蒯聵獨無惡哉然則蒯聵之簒國輒之拒父皆靈公為之也皆靈公為之者靈公生不能治其室死不能正其嗣也故春秋參譏之此乃聖人正君臣明父子救昏亂厚人倫之深旨也而世之說者以為正百事之名者失之遠矣又曰春秋既正蒯聵世子之名而左氏公羊氏穀梁氏傳之俱無一言解經稱世子之義夫傳所以解經

也傳而不解安用傳為唯江熙注穀梁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簒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曩日之世子也稱蒯聵為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楯之喻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耶愚謂蒯聵稱世子之義傳既失之熙亦未為得也且蒯聵有殺母之罪當絶當絶則不得為嗣故經稱納衛世子納者簒辭也此則蒯聵還

亦書簒非獨齊世子還而書簒也然蒯聵猶稱曩日之世子者乃孔子正其名而書之爾非為靈公不命輒而書之也熙安得謂稱蒯聵為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哉又忽稱世子者與蒯聵異矣觀鄭忽之出奔也非得罪而見逐也蓋以莊公既卒鄭忽當嗣為宋人執祭仲以立突簒而失國也况乎突之簒忽者凡弟也輒之拒蒯聵者父子也是故忽之出奔也書曰鄭忽出奔衛去世子者譏不能制其弟突以失國

也及乎還也書曰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者善其能反正于鄭也若蒯聵則不然蒯聵之出奔也書曰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及乎還也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出奔與納但稱世子者明蒯聵正嫡當嗣輒不得拒也由是言之則㷖安得引鄭世子忽以解蒯聵稱世子之義哉則知世之説者不能辨傳嗣立嫡之道者由三傳失之於前説者惑之於後也

頼濆曰衛之大亂者再皆起於父子夫婦之際宣公靈公專欲以興禍固無足言者伋子壽子爭相為死而莊公出公父子相攻二十餘年不以為恥賢愚之不同至此哉然伋壽勇於義惜其不為吳太伯而蹈申生之禍以重父之過可以為廉矣未得為仁也昔者孔子之門人季路高柴皆事出公孔子自陳反衛子路問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

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茍而已矣嗚呼衛之名於是可謂不正矣靈公黜其子而子其孫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人道絶矣孔子於是焉而欲正之何為而不可靈公之死也衛人立公子郢郢不可則衛人立輒使輒而知禮必辭辭而不獲必逃輒逃而郢立則名正矣雖以拒蒯聵可也雖然孔子為政豈將廢輒而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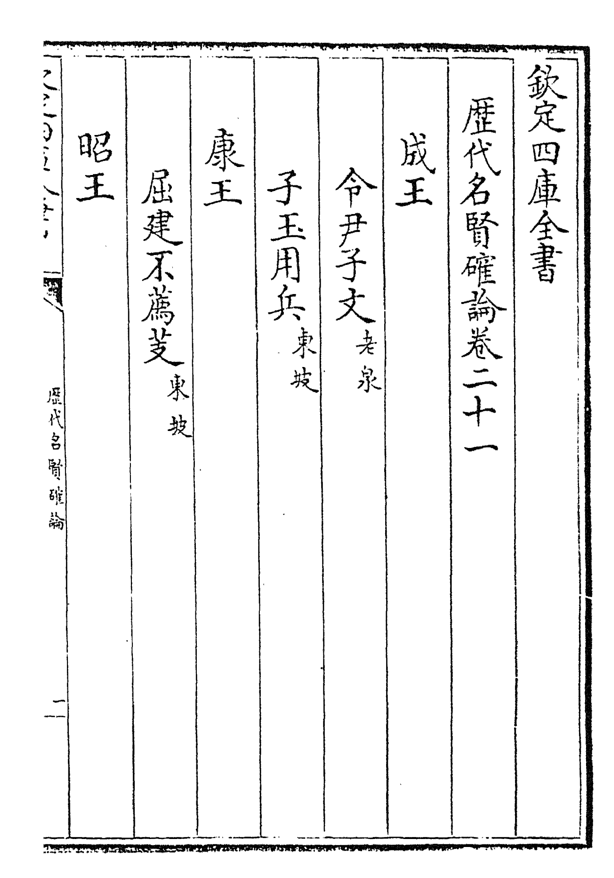
郢耶其亦將教輒避位而納蒯聵爾蒯聵得罪於父生不養死不喪春秋書曰晉士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非世子而以世子名之以其得立於位成其為世子也若輒避位而納其父是世子為君也而名有不正乎名正而衛定矣

季路

賴濆曰冉有季路皆以政事稱於孔氏冉有才有餘而志不足其於季氏委曲從之不能有所立也至於

季路忠厲而識闇事衛出公雖父子爭國而不知其危也方其攻莊公於臺上使幸而莊公舍孔悝季路與悝皆出猶可言也莊公方質孔悝以取衛其不釋孔悝明矣孔悝不出遂攻而勝之則為臣弒君季路雖生將安所容身乎嗚呼學於孔子而其慮害曾不若召獲悲夫

歷代名賢確論卷二十



歷代名賢確論卷二十一

成王

令尹子文 老泉

子玉用兵 東坡

康王

屈建不薦芰 東坡

昭王

子西 潁濵

惠王

葉公 潁濵

泰伯

讓國 東坡 潁濵

季札讓國 蕭定 獨孤及 潁濵 東坡

令尹子文

老泉曰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爲令尹而不

喜三奪其令尹而不怒其爲令尹也楚人爲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爲之怒已不期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爲之囂囂嗟夫豈亦不足以見己大而物小耶脫然爲棄於人而不知棄之爲悲紛然爲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爲樂人自以爲棄我取我而吾之所以爲我者如一則亦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竊笑矣哉

子玉用兵

東坡曰蔿賈論子玉過三百乘必敗而郤克自謂不如先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寡為勝抑以將多為賢也如淮陰侯言多多益辦是用衆亦不易古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尋苻堅哥舒翰者多矣子玉剛而無禮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不敗耶

屈建不薦芰

東坡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

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絶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齊三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為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之所嚴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啟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

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趨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令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

子之賢而惟陋是閶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没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没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芰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爲陋䧟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簀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

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而童子順禮之末易簀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疢藥石曰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疢之美子木之違父命爲藥石也哉

子西

頻濱曰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鄭公孫夏無足言者蓋非所問也楚令尹子西相昭王楚以復國而孔子非之何也昭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賢而疑其不利楚國使聖人之功不見於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疾其知我而疑我耳

葉公

賴濱曰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春秋之末諸侯之士知者多矣而未見其仁也葉公子高於白公之未亂也知其不可近及其既亂也舉兵而入罪人斯得而楚國以定可以言知矣使葉公因惠王之復而身為令尹以行楚國之政楚豈有間言者哉然葉公追念子西子期之功以其子為令尹司馬而身老

於葉有存國之勞而不享存國之利於是可以言仁矣昔孔子去衛盤桓陳蔡之間六年陳蔡之君無足取意在楚葉耳當是之時葉公未有白公之功也而孔子知其仁可謂明矣然葉公終不能用孔子使聖人之効不見於當世豈仁雖能守而未暇由禮樂傳曰葉公好龍室屋雕文無非龍者天龍下之懼而還走喪其魂魄此言葢謂孔子非謂龍也昔楚昭王將用孔子矣令尹子西知孔子聖人畏其害楚而沮之

或問子西於孔子孔子曰彼哉彼哉夫諸侯大夫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子西知孔子矣而獨以為害楚疑之此其罪甚於不知故孔子深疾之歟

讓國

東坡曰遜國盛德之事也然非其人鮮不為亂宋宣公捨與夷而立穆公亂者三世隱桓之相賊子噲之失國皆存其實而取其名名實存亂之所由起也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名實俱亡

亂何自生哉非孔子孰能知其爲至德乎

頴濱曰泰伯以國授王季逃之荆蠻天下知文武之賢而不知泰伯之德所以成之者遠矣故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子瞻曰太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有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魯隱皆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被禍予以爲不然人患不誠誠無爭心苟非豺狼孰不順之魯之禍始於攝宋之禍

成於好戰此非讓之過也漢東海王禮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兄弟終身無間言焉豈亦斷髮文身乎子貢曰泰伯端委以治吴仲雍繼之斷法文身孰謂泰伯斷髮文身亦不可用歟太史公以意言之耳

季札讓國

蕭定曰昔者有吴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吴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爲讓之情同而興衰之體異者何

哉夫泰伯之讓讓以賢也故周有天下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喪邦焉或曰非所讓而讓之使宗祀泯絶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知存而不知亡者矣夫治亂時也興亡運也故至至而不可卻終終而不可留黄河既濁阿膠無以正其色鹽池斯鹹弊箄不能匡其味與夫當濁亂之世召力勝之戎讓與爭孰賢乎易曰知幾其神則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

不失其正矣至於聽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没挂劒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之饗如在玄風可想至德興歎美之辭哲人其萎表墓著嗚呼之篆向微德仁兩至則夫子不復歎焉詳其精義被物鈎深致逺之旨烏可究其津涯而窺其牆仞哉是知讓之爲德在於生靈不獨其子孫明矣

獨孤及曰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

聞於舊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義非
公執禮全節使國簒君弒非仁出能觀變入不討亂
非智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惑焉夫國之大
經實在擇嗣王者慎德之不建故以賢則廢年以義
則廢卜以君命則廢禮是以泰伯之奔勾吳也蓋避
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篡服嗣位而不私泰伯知
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
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

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爲泰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於上替禍機作於内室遂錯命於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吴滅以季子之閎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眛之絶綂必能光啓周道以霸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閭安得謀於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樂慮危戚

鍾曷若以蕭牆為心社稷是恤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先釁而動治其末亂棄室以表義挂劒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于嗣是潔已而遺國也國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潁濱曰春秋之際世不知義而以權利為貴至齊桓晉文皆知爭國成名者也如子臧之於曹季子之於吳皆有可取之義又棄而不顧而況於爭乎予高二

子之義又欲考其行事而子臧反國而致事事不復見季子事吳九十餘年觀其挂劒於墓不以死背其心葬子嬴博不以恩累其志引兵避楚不以名害其德葢其所以養心者至矣雖禄之以天下將有所不受而況於吳乎彼其所養者誠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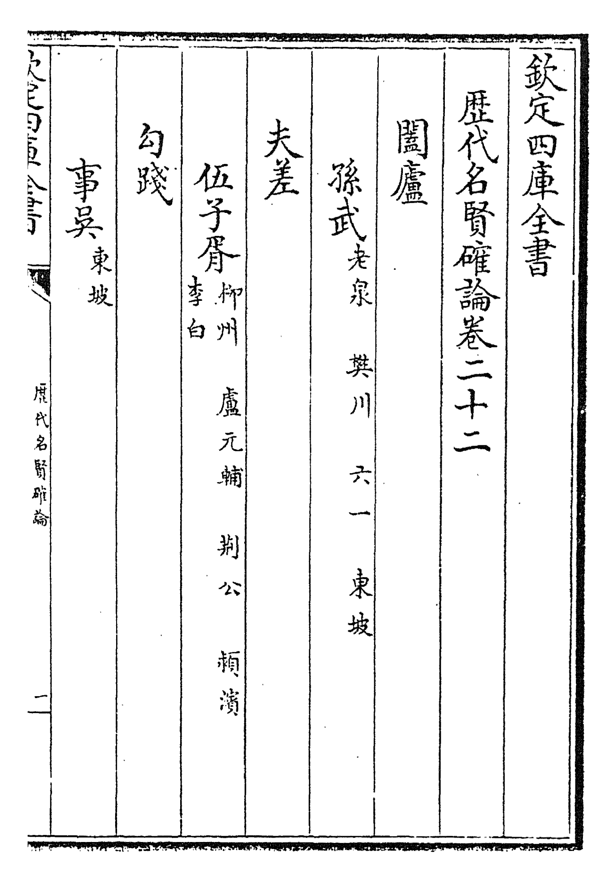
東坡贊論曰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以讓國聞于諸侯則非童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

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時去壽夢卒葢七十七年矣而能千里將兵季子何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于春秋哀公之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句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于吳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則吳之亡形成矣季子觀樂於魯知列國廢興于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三年已而謂之季子不知可乎闔閭之自立也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季子之德信

于吳人而言行于其國也且帥師救陳不戰而去之以為敵國名則季子之於吳蓋亦少專矣救陳之明年而子胥死季子知國之必亡而終無一言于夫差知言之無益也夫子胥以闔閭霸而夫差殺之如阜隸豈獨難於季子乎嗚呼悲夫吾以是知夫差之不道致使季子不敢言也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江左諸子好談子房季子之賢有以也夫此可與知者論難與俗人言也作延州來季子贊

曰泰伯之德鍾于先生棄國如遺委蛻而行坐閱春秋幾三之二古之真人齊一作有化無死

歴代名賢確論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歴代名賢確論卷二十二

闔廬

孫武 老泉 樊川 六一 東坡

夫差

伍子胥 柳州 盧元輔 荆公 潁濵 李白

勾踐

事吳 東坡

種蠡　穎濱　昌黎　東坡

子胥種蠡　東坡

通論

國之興亡　穎濱

孫武

老泉曰求之而不窮者天下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

而不窮者臣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為師然以臣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為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矣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為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内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家則交

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以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屍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期所以必死讎吳也句踐不頹舊塚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奮智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

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鮮矣夫以武自爲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北況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兵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爲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内

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覩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辨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而已矣

樊川序註孫子曰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數萬言其孫武所著十三篇

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迹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著書凡十數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曹自為序因註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為註解十不釋一此書蓋非曹不能盡註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尅捷違教者負敗意曹

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耶今新書已亡不可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其註曹之所註亦盡存之分為上中下三卷後之人有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

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

六一曰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皥註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註者尤多至二十餘家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爲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註皥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

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者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公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算諸將用之十不失二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註孫子尤畧蓋惜其所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干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强霸及曹公用之然亦

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己見是以註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註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爲註凡膠於偏見者皆抉去傳以己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

後世取其說者獨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為人謹質溫恭仁厚而明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為壯夫何異

東坡曰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葢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為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為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横

委曲期於避害而就利雖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之爲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於有功也變詐汩其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爲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

逆順與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爲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爲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爲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閒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而自居於廉故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

下於勇而自居於静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而即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

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强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伍子胥 溧陽義女附

柳州論子胥仗劍而死曰伍子胥者非吳之昵親也其始交闔閭以道故由其謀今於嗣君已不合言見進則讒者勝國無可救者於是焉去之可也出則以

孥累於人而又入以致死是固非吾之所知也然則
員者果狠人也歟
盧元輔胥山銘曰有周行人伍子胥陪吴之職得死
直言吴人求忠者之屍禱水星之舍將瞰鴟革遂臨
浙江千五百年廟貌不改漢史遷曰胥山今云青山
者繆也吁善父為孝記曰父讐不與共戴天諫君為
忠經曰諸侯有諍臣不失國當抗于宋鄭絶楚出疆
在平為未宦臣在奢為既壯子坎壈仗節乞師於吴

軍鼓丁寧五戰至郢先喆王建邦啟土著以話言戴后惟人人虐惟后成湯用爲大義孔子立爲大經子胥修爲大仇騷人賦爲大怨咸令在上慢惡不生則前戈鞭墓非倒行也後戈走昭非逆施也夫差既王宰嚭受賂二十年內越恁又顛太伯廟血將乾闔閭劍光且失公朝焉宴焉入則諫焉孰謂夫毒孰謂刀寒雖言屢出口而車甲已困於齊矣蟹稻已奪於歲矣屬鏤之賜竟及其身

荆公曰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執耻雪名震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為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

穎濱曰伍員以父兄之怨破楚入郢鞭平王之墓世皆憐其志多其才然士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

而員至鞭舊君以逞逆天而傷義卒以盡忠而喪其
軀豈非天哉

李白曰貞義女溧陽黄山里史氏之女以家溧陽史
闕書之歲三十弗移天于人清英潔白事母純孝手
柔荑而不龜身擊漂以自業當楚平王時平王虐忠
助讒苛虐厥政芟於尚斬於奢血流于朝赤族伍氏
怨毒於人何其深哉子胥始東奔勾吴月涉星遁或
七日不火傷弓于飛逼迫於昭闗匍匐於瀨渚捨車

而徒告窮此女目色以臆授之壺漿全人自沉形與口滅卓絶千古聲淩浮雲激節必報之仇雪誠無疑之地難乎哉借如曹娥潛波理貫於孝道聶姊殞肆槩動於天倫魯姑棄子以卻三軍之衆漂母進飯没受千金之恩方之於此彼或易爾卒使伍君開張闔閭傾蕩鄢郢吳師鞭屍於楚國申胥泣血於秦庭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於古今雪大憤於天地徵此女之力雖云爲忠孝之士焉能咆哮烜赫施於後

世耶過其溺所憎然低徊而不能去

事吳

東坡曰讀吳越世家觀句踐困於會稽之上而行成於吳凡金玉子女所以爲賂者不可勝計既反國而吳之百役無不從者使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春秋貢獻不絶於吳府當竊怪其以蠻夷之國承敗亡之後救死扶傷之餘而賂遺費耗又不可勝計如此然卒以滅吳則爲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其內

外不相擾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種不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内蠡不如種使種主之凡四封之内所以强國富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其所以賂遺於吳者甚厚而有節也是以材不匱其所以聽役於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揺然後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股掌中矣

種蠡

昌黎曰范蠡既辭越到齊廼移書文種亦令云去以逃其長頸之難遂使種假疾不朝竟承賜劍之詔悲夫為人謀而不忠者范蠡其近之矣夫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備三才之道未有不顯然而自知矣勾踐奮鳥棲之勢申鼠竄之息竟能焚姑蘇虜夫差方行淮泗之上以受東諸侯之朝范蠡文種有其力也既有其力則宜閉雷霆藏風雲截斷三江叱開四方高提

霸王之器大弘夏禹之烈使天下徘徊知越有人矣奈何反未及國則背君而去既行之於身又移之於人人臣之節合如是耶且臣之於君其道在於全大義弘休烈生死之際又何足道哉況君者天也天可逃乎君以長頸之狀難以同樂則擧吳之後還越之日汎輕舟游五湖者豈惟范子乎靜而言之則知范子有匡君之智而無事君之義明矣其所以移文種之書亦由扳句踐之劍也句踐何過哉予所謂爲人

謀而不忠者其在於此也

東坡曰越既滅吳范蠡以謂勾踐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同安樂乃與其徒屬浮海而行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烏喙也夫好貨天下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貨者何至耕於海濵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為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

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勾踐有大度能終始用蠡蠡亦非清靜無為以老於越者也吾故曰蠡亦鳥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千金為壽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士連不忍為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屈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

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

賴濱曰天下未嘗無智者也而難於擇君田豐陳宮其智皆足以制曹公而豐事袁紹宮事呂布不用其言而君臣皆亡此固無足言者如陸遜之於孫權高熲之於隋文言聽計從致君於王伯矣而忮心一起二臣不得其死可不哀哉范蠡知勾踐可與共患難則爲之滅吳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同安樂則棄之浮江湖如去仇讐是以君臣免於惡名可不謂賢哉

子胥種蠡

東坡曰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揚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瑕疵此三人者以三諫不聽鞭尸籍館爲子胥之罪以不强諫勾踐而棲之會稽爲種蠡之過雄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即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爲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宫之奇洩冶乃可爾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

三父受誅子復讐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屍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藉館闔廬與羣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句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強諫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為一言

國之興亡

頫濱曰吳以蠻夷爭盟中國陵滅齊晉結怨楚越再

世而亡何者地遠而民勞勢不順也越王句踐既克夫差雖號伯王而實斂兵自守無大征伐分吴故土以畀楚宋魯遂以保國傳世彼親見其害知所以自監矣哉至無彊無闔閭之知而有夫差之愚其殘國宜矣昔楚王克陳宋鄭力能取之而不有諸侯安之而楚遂以興靈王大城陳蔡不羮經營中夏貪而不止則身受其咎葢東南之常勢於是可見矣自東晉以至於陳皆國於吴越之墟成敗之迹無不然者雖

桓温劉裕善用兵或能一勝而民以敗弊訖於無成至殷浩庾亮蓋不足數也如謝安之賢猶勉强北征失策而死亦眩於其名而未安其實故耶嗟夫謀國如蔡謨吾有取焉

歴代名賢確論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賢確論卷二十三至二十七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爾實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劉家瑛

歷代名賢確論卷二十三

列國通論

王伯　温公　荆公

五伯　頴濵

桓文譎正　東坡

楚吳越　頴濵

齊魯　白樂天　頴濵

管蔡齊楚曹宋 頴濵

春秋諸小國 頴濵

春秋無賢臣 孫邵 范文正公

三不欺 呂温 荆公

王伯

温公曰合天下而君之之謂王王者必立三公三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伯一公處乎内一公處乎外皆王官也周衰二伯之職廢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

天子因命之爲侯伯修舊職也伯之語轉而爲霸之名自是興自孟荀氏而下皆曰由何道而王由何道而霸道豈有二哉得之有淺深或功有小大耳譬諸水爲畎爲澮爲谷爲谿爲川爲瀆君所鍾則海也大夫士畎澮也諸侯谿谷也州牧川也方伯瀆也天子海也小大雖殊水之性奚以異哉

荆公曰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何

也蓋其心異而已矣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其功異則其名不得不異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天下也所以為仁義禮信者以為吾所當為而已矣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為之於此不知求之於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而患天下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其於禮信亦若是

而已矣是故霸者之心為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為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異也齊桓公刼於曹沫之刃而許歸其地夫欲歸其地者非吾之心也許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之道則勿歸焉可也而桓公必歸之地晉文公伐原約三日而退三日而原不降由王者之道則雖待降焉可也晉文公退其師蓋欲其信示於民者也凡所為仁義禮信亦無以異於此矣故曰其事異也王者

之大若天地然天地無所勞於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萬物雖得其性而莫知其爲天地之功也王者無所勞於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雖得其治然而莫知其爲王者之德也霸者之道則不然若世之惠人耳寒而與之衣飢而與之食民雖知吾之惠而吾之惠亦不能及夫廣也故曰其功異也夫王霸之道則異矣其用至誠以求其利而天下與之故王者之道雖不求利之所歸霸者之道不主於利然不假王者之

事以接天下則天下孰與之哉

五伯

穎濱曰五伯桓文為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桓公帥諸侯以伐楚次于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桓如師桓公陳諸侯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齊之盛懼而求盟諸侯之兵成列而未戰也桓公退舍召陵與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

敵故以不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遇楚於城濮楚人請戰文公報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咎犯曰我退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與齊桓等無戰勝之功矣故桓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全師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淩虐邾鄫之君爭鄭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

暇雖竊霸者之名而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伐諸戎楚莊王克陳入鄭得而不取皆有霸者之風矣然穆公聽杞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孟明千里襲鄭覆師於殽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諸夏以終成霸業莊王使申舟聘齊命無假道於宋舟知必死而王不聽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宋圍之九月與之盟而去之雖號能服宋然君子以為此不假道之師也齊靈公楚靈王之所為莊

王亦為之而尚可以為霸乎於乎此二君皆賢君也兵一不義而幾至於狼狽不能與桓文齒而况其下乎

桓文譎正

東坡曰權以濟事曰譎鄒陽曰齊桓公殺哀姜于夷孔子曰正而不譎陽之時師傅蓋云爾以此推之晉文公譎而不正蓋納辰嬴之過也哀姜親也齊雖不誅君子不以罪桓公故曰正而不譎以為桓公可以

譎而猶正蓋甚之也秦穆公賢君也文公雖辭辰嬴不害其反國縱使害其反國君子亦不以是亂男女之別故曰譎而不正以為文公可以正而猶譎蓋罪之也

楚吳越

潁濱曰吳自泰伯至壽夢十九世不通中國壽夢以下始與諸侯盟會七世而亡然孔子作春秋終以蠻夷書之謂之吳而不人蓋禮義不足故也春秋諸侯

國而不人者三楚始稱荆而已僖元年書楚人伐鄭文九年書楚人使越椒來聘自是遂與諸侯齒而吳越終春秋不人此其禮義存亡之實也故余因春秋所書而推考三國得失成敗之效以為吳越皆戰勝攻取能服人矣而無禮義以自持吳欲以乘陵諸夏而不知止故闔閭之後覆亡而不救越能自安於蠻夷無意於王霸故句踐之後固陋而無聞至於楚禮義雖不足道而亦無愧於齊晉故其後遂與戰國相

終始由是觀之禮義之於為國豈誣也哉

齊魯

樂天曰夫欲使政化速成則在乎去煩擾弘簡易而已臣請以齊魯之事明之臣聞伯禽之理魯也變其禮革其俗三年而政成太公之理齊也簡其禮從其俗五月而政成故周公嘆曰夫平易近人人必歸之魯後代其北面事齊矣此則煩簡遲速之效明矣

顙濱曰古者七介以相見三辭三讓而後至無所不

致其文所謂敬也不敬則確確則易易則民慢古之君子其躬無所不敬其於人也則不然平易近民而後民安之太公之所以治齊則居敬而行簡者伯禽之所以治魯則居敬而行敬者也雖周公亦憂魯之不競則仲弓之言周孔之所詳也

管蔡齊楚曹宋

穎濱曰孟子有言王不待大而伯必有大國王者以德伯者以力以德服人凡有智者莫與之較以力服

人力之所不勝則殆故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齊桓晉文皆因大國之資而後有成齊襄公楚靈王奮齊楚之力無德而求諸侯國未可亡而身死之曹伯陽宋王偃國小德劣而圖霸者之事身死而國隨以滅夫惟樂天者可以保天下畏天者可以保其國未能畏天而求樂天之功難哉

春秋諸小國

穎濱曰楚方北征諸夏而陳蔡許鄭適當其衝其爲

國也難矣吳季子札見鄭子産曰子爲國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子産以區區之鄭立於晉楚之間敬而不懾卒免大國之患非禮何以當之若陳蔡許顛沛隕越之不暇卒先鄭以滅善哉鄭渾罕之論之也曰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作丘賦鑄刑書皆廢法以便事故曰無法夫無禮則不能自立無以止大國之暴無法則不能安人民將不懷大國不子不折必仆民不子將以其力自斃此其所以

為亡之先後也又杞宋皆天子之事守也蓋禮樂車服有焉故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然宋雖不足徵然春秋之際晉楚大國有所不知未嘗不問焉晉悼公過宋觀桑林之舞楚靈王將會諸侯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云如杞遂至於用夷無足言者昔孔子學官名於郯子郯至徵矣而其先王之遺文於諸侯為詳孔子之於夏禮蓋猶有考於杞焉而國無君子不能自別悲夫

春秋無賢臣

孫卲曰春秋列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爲五等五等之下臣爲陪臣陪臣於諸侯君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陪臣於周義猶大父也夫爲子之道孝於父者必欲父孝於祖陪臣忠於諸侯者必欲諸侯忠於天子則忠孝兩全康乂天下今春秋陪臣張公室侵王室弱周以强諸侯是弱祖而强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佐父而敵祖遺祖之怨成父之逆惡莫大焉言

之於臣則非忠語之於子則非孝論之於道則傷義推之於情則孤恩遂使姬周削弱祀號而已桓文雖以為霸何能正之反有封禪請隧之僭管晏雖有其功何能諫之而有反坫毀孔之惡于時風教大壞海内焚如天不能隂隲下民降大聖以為木鐸歷國七十餘說而不遇奔走齊魯宋衛之郊反若喪家之狗知不可訓慮後世不懼乃修春秋明向背其有甚者或夷之或狄之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奔走失社

稷者不可勝紀書曰帝乃震怒致令海内無一嘉祥但有妖怪謂春秋亂世豈不誠然于時人不堪命何耶無賢臣哉予爲此論警衆士大夫多稱之遂聞啟詖啟詖徵而奇之或謂可刊金石訓乎今後既而喧傳則有難僕曰春秋豈之賢者子謂之無激之耶解之耶奈乎孔門何曰孔門仕者鮮又家臣耳子不讀聖賢書乎易云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春秋之大夫小貞耳盍以大貞取之以王道取五霸猶罪人

范文正公曰論者曰春秋無賢臣罪其不尊王室也噫春秋二百四十年天地五行之秀生生不息何嘗無賢乎當東周之微不能用賢以復張文武之功故四方英才皆見屈於諸侯與霸者之爲而王道不興與無賢同故論者傷之甚矣

三不欺

呂溫曰昔宓子賤爲單父也人不忍欺之國僑爲鄭也人不能欺之西門豹爲鄴也人不敢欺之此皆爲

政不同同歸于理作幹事之稱首胎牧人之經範汪洋古今輝焯圖史窮理而語固有優劣擇善而行豈無先後請試論之子賤任哀亂之魯而邑偪強齊仗義爲城池倚仁爲干櫓當鯨吞之大敵鳩狼顧之遺黎漠離形檢妙用心術恵訓不倦乃無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愛感而動之陰陽運於無言誠而明之日月懸於方寸是則不求不欺於人而人不忍欺矣子產攝晉楚之間而靖共爾位役智利物飭躬勵

俗守之以信行之以禮告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同照如衡誠懸是則求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當戰國之際而克修茂績身為紀律言有典章剛包其柔威克厥愛權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罰火烈人望霜清物止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者至誠潛感是曰上德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旁達是曰有政三王之吏也不敢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伯之吏也誠不足至於智智不

足至於威大小之間朗然可見然而事在析衷理貴
漸致德宜全舉道貴兼通必也修誠而棄智誠未至
而政理或虧任智而廢威智未周而暴亂將起不若
兼而行之迭收其效一之日二之日刑明威立使人
畏而不敢欺三之日四之日智達政成使人敬而不
能欺五之日六之日志孚誠格使人感而不忍欺以
寬濟猛同二氣之和平自邇陟遐比三才之具美尚
非全德大器其孰能至於此乎若不暇會其源流統

其宗極而始定優劣直論先後則堯舜之吏與王霸不同年而語矣

荆公曰昔論者曰君任德則下不忍欺君任察則下不能欺君任刑則下不敢欺而遂以德察刑為次蓋未之盡也此三人者之為政皆足以有取於聖人矣然未聞聖人為政之道也夫未聞聖人為政之道而足以有取於聖人者蓋人得聖人之一端耳子賤之為政使人不忍欺古者任德之君宜莫如堯也然則

驩兜猶或以類舉於前則德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子產之政使人不能欺夫君子可欺以其方故使畜魚而校人烹之然則察之使其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西門豹之政使人不敢欺夫不及於德而任刑以治是孔子所謂民免而無恥者也然則刑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故曰此三人者未聞聖人爲政之道也然聖人之道有出此三者乎亦兼用之而已昔者堯舜之時比屋之民皆足以封則民可謂不忍

欺矣驩兜以丹朱稱於前曰嚚訟可乎則民可謂不能欺矣四罪而天下咸服則民可謂不敢欺矣故任德則有不可化者任察則有不可周者任刑則有不可服者然則子賤之政無以正暴惡子產之政無以周隱微西門豹之政無以漸柔良然而三人皆能以治者蓋足以治小具而高亂世耳使當堯舜之時所大治者則豈足用哉蓋聖人之政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能欺政足以使民不敢欺然後天

下無或欺之者矣或曰刑亦足任以治乎曰所任者蓋亦非專用之而足以治也豹治十二渠以利民至乎漢吏不能廢民以為西門君所為不從吏以廢也則豹之德亦足以感於民心矣然則尚刑故曰任刑焉耳使無以懷之而惟刑之見則民豈得或不能欺之哉

歷代名賢確論卷二十三